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山集卷十七

宋　文天祥　撰

樂府

古樂府 壽人母

珊瑚香點臙脂雪芙蓉帳壓春雲熱明朝早弄燈前月瀲灧九霞碧藕折璇杓高聳婺女明金波漾曉輝郎星赤瓊曲裏長眉青頭上更有瑶池君六九五十四東風

西蟠桃花花末紅鳴鸞敲玉聲玲瓏緑毛幺荳蓮水龜
蹁躚五色人間稀春多瑞葉不敢飛水壺光滿魚龍轉
笑中低舞玉釵燕明年今日長秋殿安輿入侍金桃宴

齊天樂 慶湖北漕知鄂州李樓峯

南樓月轉銀河曙玉簫又吹梅早鸊鵜沙晴蒲萄水暖
一縷爇香清梟瑤池春透想桃露霏霞菊波沁曉袍錦
風流御仙花帶瑞虹繞玉闗人正未老喚磯頭黃鶴岍
中談笑劍拂淮青槊横楚黛雨洗一川烟草印黃似斗

看半硯薔薇滿鞍楊柳沙路歸來金貂蟬翼小

齊天樂 甲戌湘憲種德堂燈屏

夜来早得東風信瀟湘一川新緑柳色含晴梅心沁暖春淺千花如束銀蟾乍浴正沙鴈將還海鼇初矗雲擁旌旗笑聲人在畫闌曲星虹瑶樹縹緲珮環鳴碧落瑞籠華屋露耿銅虬氷翻鐵馬簾幙光揺金粟遲遲倚竹更為把瑶樽滿斟醽醁回首宮蓮夜深歸院燭

樂語

宴交代寧國孟知府致語

粉省望郎来向雙溪領牧玉堂學士將從五馬歸班文章太守兩風流新舊使君全意氣三生結習千里逢迎差吉日以交龜秩初筵而式燕恭惟某官一中體段萬卷工夫風来湖面月到天心眼小衡峰勘破是間造化胷吞震澤充開裏許規模静觀時仁意無邊自得處生香不斷那許山房獨樂便須朝步高騫淡月踈星繞建章步凌紫界燕寢清香森畫戟駕熟朱轓東遊方喜於

行春西嚮又歌於来暮好是當年孟夫子肯為今日謝宣城況也江雲鄰哉雩氷鳯凾飛下又傳岳牧得詞人熊軾馳来重見神仙遊碧落少遅表選即看中環我判府報政趍朝及時受代子孫永好非徒契結金蘭賔主相歡要是味同草木説賣劍買牛故事誦無穤有袴新謡真成宫羽相宣正好豆籩有踐地衣繡毯風袖瑶琴海棠開後燕子来時楊柳舞低猶自青春未減桃花歌徹莫令紅影空揺且從容東野雲龍更領會醉翁山水

陽坡瓜好此番賸講齊盟西掖花香他日重尋舊約其等四工樂部執藝台堦上奉清歡下陳俚語

玉堂學士儷班鷺粉省潛郎趣佩麟来往神仙同碧落後先岳牧總詞人陽坡共喜瓜時及朝路相期栁色新握手論交拚一醉東風散作滿城春

宴交代湖南提刑李運使致語

錦帳尚書郎手持金節繡衣直指使面授銀龜二十年虎榜同盟第一段熊湘佳話豆籩初秩英蕩增輝其官

紫薇垣裏星辰太華峰頭霜雪黄簾緑幕閉朱戸天子門生氷壺玉衡懸清秋神仙人物挿天髙雲霄閥拔地起湖海樓湧翠浪流玉虹璽書濕濕拊翠濤拍青壁琴鑾乘乘依然彈壓舊江山總是快活新條貫綸巾羽扇便追赤壁功名流馬木牛要做中原事業了却燕然山勒石歸來文德殿宣麻我提刑同看長安花新聽衡陽鴈茅舍竹籬玉堂金馬到處無心青天白日芝草鳳皇舊時相識自是平生管鮑合成一會蕭曹共讀禮樂字

三千好吞雲夢澤八九瀟湘雨煙寺鐘洞庭月遥看八面玲瓏蓬萊釜金蕉葉海山螺散作九州歡喜某等居叨伶部幸際華筵欲助歡顔敢承韻語

河漢雙星會使槎分明徹夜照長沙轡絲曉轉金龜影衣繡春隨錦鶻花雲杳舊陰浮緑净野蘋新韻度朱華明年共侍蓬萊宴回首丹墀日未斜

宴朱衡守致語

粉省郎星来坐朱陵堂上繡衣公子相逢紫蓋雲邊麾

節同春豆籩永夕其官寳劍雙峰意氣錦機五色文章
北斗丹梯我玉皇香案吏西方雲界公佛地位中人旗
蓋東南雲龍上下羅軒冕朝天闕秉刀尺贊仙臺荒政
七州秘閣常平再見勝游三峽吏部刺史重来移太微
垣二十五星照祝融峯九千餘丈朝樹夜濤入詠汀蘭
岍芷生香桑麻深燕雀成須信陰崖轉暖虎豹遠蛟龍
遁從今後戶無塵袴襦歌春脚方新絲綸閣天風又下
我提刑交情四海王事一家石鼓話頭謾對芳洲杜若

玉堂何意要歸茅屋梅花一堂聚會天人千里逢迎地主細話巴山雨共酌古郫春好將席上歡聲散作人間和氣鮮鄉銀絲香芹碧澗小對歌筵宮花玉仗御水金溝同催宣宴敬陳吉語聊贊歡顔

翩翩紫馬絢銀潢春入梅花新雨香牛斗劍芒浮翼軫岷峨佩影度瀟湘東南麾節精神合上下風雲意氣長且為緑郫拚一醉傳呼聯轡覲明光

宴湖南董提舉致語前知瑞州

碧落使君来坐皇華堂上繡衣公子相逢紫盖雲邊二十年虎榜同盟第一䟦熊湘佳話招呼風月酬獻豆籩恭惟其官精神緑水天河節操丹崖鐵筆一椿獨老霜皮溜雨黛色參天雙蕚齊芳紅杏倚雲碧桃和露挿天高雲霄閥拔地起湖海樓心白玉堂肘黄金印劍池丹井提携翠越風流天柱祝融脱活青雲標格畫道常平老子移来上界神仙英簜照空霜飛暑路鋒車度曉烟傍衮衣我提刑同看長安花共聽衡陽鴈風雲一氣朱

結綬貢彈冠車馬同途翰卜鄰邑識面霄漢瞻佳士瀟湘逢故人共談禮樂字三千好呑雲夢澤八九度斗牛跨麟鶴襟期交注樽罍縹鸞鳳翥虎螭勲業同刋夔卨其等叨居伶部聊獻工歌

西風八月楚江濱爭看星槎會漢津露濕紅綾旗影舊雲連翠簜轡華新東西杜若洲邊月先後瑞芝堂上春回首瓊林拚一醉使還總是鳳池人

宴交代權贛州孫提刑致語

太守奉親歡迎綵鷁使臣領牧新收銀莬班行兩度襟期臺郡百年交好豆籩酬獻金石綢繆某官一襟禹穴水霜萬大剡溪玉雪淡墨慈恩塔光射斗牛妙音蓬萊宮清諧韶鳳入領圜橋冠帶出廳溢浦琵琶捫左角歷天田記方流疏玉水旌旗日暖下太薇垣裏星辰鼓角雲和種千越亭前花木襦袴方歌夜雨幨帷又轉春風白馬金盤陀摩㧙贑石三百里玉節青絲纜約束江城十一州金池與玉節相輝綉斧共朱轓出色崆山絕處

移来琴鶴高寒廡水光中洗出劍刀清凈岩開曉日灘
螯晴雷小駐英函歌虹流吟翠浪快持荷橐飛鳳尾来
虎頭我判府勇撤楚車新依冀部白雲舍近移来簾繡
輿簃先月臺高記得朝花院柳喚起十年膠漆晝歸一
日樽罍麾節同春笙歌永夕海山螺金蕉葉散為八境
和風禁苑鳳青瑣闈行共九天清露某等叨居伶部敢
獻俚歌

麾節東南會一堂蘭亭昨日記流觴六絲星度銀

潢影五彩春浮玉翠香院柳舊雲慷燕語野草新
雨挹虹光鳳池對秉他年事佇看天街接佩璫

又宴前人致語

粉省望郎繡衣弭節碧山學士綠袖分符好看翠浪垂
虹重酌廉泉飛雪某官函關老子姑射仙人金鍾水壺
玉衡精神流麗青天鳳凰芝草表裏光明昔為天子好
門生今是玉皇香案吏移下半空水鏡清照鄱湖鎔成
萬疊水花春浮贑石澄江分一道老氣橫九州明㴸堂

中快活條貫籌思樓外遠大規模發輝清獻江山張王
濂溪風月人行曉日吏立秋霜使節上青霄有華冠蓋
吏部提英鑒佇入鈞樞我判府金石交情損篪王事上
堂拜家慶方報行春知府見監司来依先月更醉燈前
花雨共游雲外烟林肯為二千石徘徊散作十一州歡
喜鮮鯽銀絲香芹碧澗小對歌筵宫花玉仗御水金溝
同催春宴某等敢陳吉語上贊台顔
簾影晴絲落舞茵崆峒雲晚聚星辰翠虹光度樓

臺月香燕先浮霄漢春一道清風華轡遠雙江綠水綠衣新相逢屢有朝花約又看貂蟬會紫宸

上梁文

山中堂屋上梁文

戴符尋隱久矣買山潘岳奉親昉茲築室未説胷中之全屋姑營面北之一堂凡私計之綢繆皆上恩之旁薄自昔園林臺館之勝難乎溪山泉石之全瑯琊兩峯似太行之盤谷建陽九曲類武陵之桃源然而有窮而深

者無曠而夷有清而厲者無堆而峭所在罕并於四美其間各擅於一長而况索之於杖屨之餘去人遠甚未有納之於户庭之近奉親居之主人白髮重闈綵衣四世出随園鷁付軒冕於何心歸對林烏覺簞瓢之有味頃闢上游之叢翳偶逢小隱之坡陀江村八九家得重洲小溪澄潭淺渚之勝山行六七里有詭石怪木竒卉美箭之饒攀飛雪而窺空硿度脩蕪而陟穹巘雲奔虎闘根穴相呀斗折蛇行嵁巖差互看輞川畫如登南垞

過華子岡讀黄溪詩如上西山至袁家渴其遐詭足以騁懐而遊目其深靚足以養道而棲真自天作之非人力也未為仙翁釋子之所物色惟有樵童牧豎之相往来偶然幻出種竹齋見山堂尚欲歒為拂雲亭澄虚閣先生酒壷釣具無日不来夫人步輿輕軒有時而至乃若波濤洶歘雪月紛披烟雨吐吞虹霞變現將使山間四時之樂盡為堂上百歳之娱啜菽水盡其懽先廬固在得諼草植之指别墅何妨乃相南隅乃規中奥有護

田一水排闥兩山之勢得栽芋百區種魚千里之基問之隂陽天與我時地與我所若有神物水增而廣山增而高不管相如四壁之蕭條且作樂天三間之瀟洒窓中列岫庭際俯林舍北生雲籬東出日或積土室編蓬戶或通竹溜縛柴門窕然林壑坻島之中更有花木樓臺之意眼前突兀見此屋人生富貴須何時茍美茍完爰居爰處謳吟月露供燕喜之詩判斷煙霞博平反之笑何必瑶池崑崙閬風玄圃方是神仙不須終南太華

天台赤城亦云山水被褐而環堵卻軌而杜門彈琴以詠先王之風髙卧自謂羲皇之上不知老將至聊復得此生今日幽居便可號爲秘書外監他年全宅亦無華於昌黎先生小住卽斤齋聽巴唱

東

紅日照我茅屋東繞盡湖隂橋上看世間無水不流東

南

說與山人住水南江上梅花都自好莫分枝北與枝南

西　隄東千頃到隄西往來各任行人意湖水東
流江水西

北　濁酒一杯北窓北白雲去住總何心或在山
南或山北

上　莫道青天在屋上青山一疊又青山有錢連
屋青山上

下　試看流水在屋下他時戲綵畫堂前福禄來
崇更來下

伏願上梁之後千山歡喜萬竹平安舉壽觴和慈顔兒童稚齒昆弟斑白濯清泉坐茂木虎豹遠跡蛟龍遁藏陰陽調而風雨時神祇安而祖考樂一新門戶永鎮江山

山中廳屋上梁文

舍一畝之白雲已開别業屋四圍之流水更啓前榮發揮已定之規模展拓方来之閎閲有相之道洒績於成主人未了書癡頗有山癖先人之敝廬在苟安風雨之

餘慈母以輕軒来亦愛園林之近頃斸蒼苔之地昉營謖草之堂雖環堵之間粗云具體然閭廬之制未畢全功相協厥居聿来胥宇階戺所以行供价屏著所以肅賔嘉不日成之以時可矣是用戒良梓筮吉辰茀蚴蟉於水端架蜿蜒於雲表然後翼之以廡承之以門移石而立庭阜通泉而周戶外清湍峻嶺為不斷之藩垣野草幽花作自然之丹艧老之將至訖可小休昔晦翁愛武夷而不能家歐公卜頳水而非吾土余何為者乃幸

得之未問君王便比賜鑑湖之宅何須將相方謀歸綠野之堂凡與同工齊聽善頌

東

日光穿竹翠玲瓏坡茅屋柴門在半峰荆風秋欲挹浮丘翁谷

南

水面沙邊綠正涵荆道人為作小蒲庵坡山上仙風舞檜杉坡

西

雨過横塘水滿堤豊漁蓑背雨向前溪荆水聲秋碎入簾幃豊

北　澄碧泓渟涵玉色歐夜深山月吐半壁谷誰

来共枕溪中石坡

上　亂峯深處開方丈歐風雨戶牖當塞向谷五

更曉色来書幌坡

下　門前白練長江瀉坡鼓吹却入農桑社坡翠

浪舞翻紅羅稏坡

伏願上梁之後山輝川媚神比天同俾耆俾艾俾熾俾

昌壽母多祉爰居爰處爰笑爰語君子攸寧自此定居

永為安宅

代曾衢教秀峰上梁文居香城初任衢教日永新歐陽楚芳自其邑買見屋除拆浮江而來

兒郎偉香城拔地為廬陵之名山大厦連雲新廣文之甲第結廬在人境幽居近物情竊以買宅買鄰元號千百萬之價有廬有屋或待三十年之勤未有不崇朝之間而能使二美之具誰為之地乃有此奇一片乾坤潞庵先生之里隅墻鍾鼎文昌兄弟之家況方其何蕃之

在齊已有為戴公而起宅至今日歸之斯受亦有數行乎其間川浮陸運以無遺水到渠成而甚易移彼置此換舊添新疑半天之飛来忽平地而卓起尋引繩墨規矩曰用舊人丹雘塗墍垣墉特其餘事多助之至不日而成彼有室築而道謀此則事半而功倍我府博才高一柱胸洞八窻太學館中飛黃騰去大成殿下釋褐歸来安能鬱鬱居乎是以汲汲如也向時荼壘曽寫千萬間之心此日規模便作十二樓之様由柯山而徑上遡

木夭而横飛何官不為餘地甚綽青山如許聊且號工部草堂緑野後来以此為太祝廳事輙陳韻語共舉修梁

東　穹秀峥嶸華蓋峰卓筆雲霄天下獨曹劉班馬避詞鋒

南　翡翠英中碧玉篸一抹眾愿生畫色府中氣象已潭潭

西　鄰有文昌瑞色齊乃祖紹興光價在重嘘真

氣磔鯨鯢
北　山腰帶曳清江曲滄江歴歴現雙魚彷彿黄
金繫横玉
上　一朶紅雲只尋丈瓊樓髙處不勝寒轇轕乾
坤凑萬象
下　不是求田幷問舍要令突兀在眼前俯拾八
荒歸廣廈
伏願上梁之後閥閲增髙室家嚮用堂前龜鶴親見金

桃夭上麒麟聯輝玉樹大耐官職自立門庭以無媿於前修用永傳於佳話

公牘

與湖南大帥江丞相論秦寇事宜劄子

某干犯帥嚴輒有申請秦寇之在廣西擾動二十五郡為梗累年去年破賀之富川官民荼毒不細經司不問令破我永明殺死知縣殺傷縣尉主學捲去縣印屠居民擄婦女掠去財物繼而又破永明之下澤又寇我江

華移其所以毒廣西者施之湖南此而不討失刑莫大廣西以前獨力不能捕滅今何幸湖南肯與會合宿兵以待師期朝廷之主張方新言路之指陳甚力此掃清巢穴之一機為兩路官民舒洩寃憤不可失之時也前經帥不足望滿望新經帥之来不料意見叅差施行矛盾兹得經司牒報補賊以官授賊以職犒賊以酒賞賊以錢凡懐忠憤無不彈指自昔化賊為民固有稱為盛德事者葢賊有出於田里之饑荒激於官吏之貪黷弄

兵之情出不獲已故仁人處之念其為赤子姑惟安之

勿庸勝之令秦寇招募亡徒建置將校横行兩路嘯聚

千羣戕天子之命吏刼公府之鑄印殺人盈野罪如丘

山既非脅從又非烏合渠魁縱有求降之說官司亦在

不受之科而况初無出首之真情僅取改過之文狀謾

曰田鄉而安業何嘗束身以歸官得之廣人所云一面

受招一面刼殺刑政無章宜其至此天下之大勢相維

所仗名義而已若名義不著大之不可以立國小之不

可以立家今觀廣西成何宇宙先生不忍斯人之塗炭一再調兵必欲罪人斯得然後已此真扶持人極綱維世變盛心之所推也但今來廣西既作此可笑舉措未必不以龔遂渤海之事自詭上惑聖聽本路冒然進兵非惟蹊徑不熟乏隅總鄉導之助有悔吝之慮亦恐鄰閫反以本路為張皇壞其見成之前功或者陰設陷穽令直須申審朝省看指揮如何若朝旨主招諭本路只得撤兵後有衝突廣西當任其咎朝旨如以招諭為不

然自是督兩路會合至時湖南不求廣西而廣西自當約湖南共事此利害自是坦然謹具公申欲望備申朝省仍乞鈞翰與當揆商訂必須計一例斷行下曰招則招曰捕則捕使人無中立之疑則亦無事後之悔所有永明縣見駐劉有使閫之兵有本州之兵有謝隅官之義丁約近千人日費舂陵供億比来徐守已費支吾郡力凋薄亦可為念今髙節所部兵若到山前不過又是坐食愚意謂不若候朝旨行下確許討捕然後調往今

乞且喚回高節一行軍兵歸營聽候朝命某非敢違使閫約束本司去山前頗近的見利害如此恃師門相與之真故敢傾臆以請拱聽處分以憑遵守

授刑節制司與安撫司平寇循環歷

某猥以迂疎承乏湘臬適值寇發郴賀兩路弗寧茲承大使丞相與廣西經畧都承選將調兵各以重僚為之督是行賊不足平矣某偶以職事獲忝與聞奉令承教於兩閫間自是無虛日公移失幾密私積近文貌求其

脉絡貫穿報應迅速莫若循環歷為便司存以紫袋從郵置往來去潭日有半去桂可三日從其中而禀命焉庶幾昔人道二國之言無私之義云爾某謹書於歷首為序

十月十三日○某荐準牒報大闓調兵一千人以守文帥參玉環衛任其事甚盛舉也自秦寇之作廣西前此調兵不過五百人以下去年吕帥方調一千人而皆委之小小將校氣勢單薄不能為功今南寇調三千人以

唐貳軍督之以趙總制統之而使閫與之犄角大作規模賊擾首行有日矣事關西戶國家之所嘉賴豈直兩路之所蒙福而已然閫之兵家利鈍不能逆覩蜂蠆有毒困獸猶鬬語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其數月以來職思其憂亦頗采取衆議薄有管見及今山前之所當行者因悉數之於前乞賜鈞照

一秦孟四者累據山前探報其狡兎之窟稱在賀州管下地名下界然實無一定可攻之巢

穴亦無一定可擊之隊伍前此經司非不起兵臨之然兵来則賊散兵去則賊聚見吾强則避之知吾弱則乘之方官軍之始至也整齪精明部分齊一問寇則失之矣無可蹤跡者而秦之黨或為平民買賣於軍市之間甚者秦孟四亦在焉及淹旬越月之後我軍氣竭意衰閑珊零落寇則忽以百十輩突出草莽以掩我軍從前往往僨軍蹶將大率坐此

令兩間會兵鼓行而前寇出故智必且散去及其久也則有乘虛襲我之憂此一不可不知也

一秦孟四所出没巢穴處其山重岡複嶠連跨數州林翳深密蒼蔚延袤山猺木客聚族其間將四面而裹之則山脚綿亘無合圍之理將揹山而蹙之則林木踈曠無延燎之勢我軍望之遥遥空駐山下而彼之之軼出他境猖

獗自如且如近年嘗遣二將曰吳曰孫屯駐屏山者年餘僅能免静江境内之擾而不能禁昭賀諸州之剽掠是也我軍若入其巢搜原剔藪豈不甚快然彼又竄入大山愈去愈遠迄不可誰何如近年蕭路分曰張者提兵徑擣其巢而不獲一人是也今兩閫兵力甚重非前此千百人單弱之比雖山勢連延不可合圍只是一步趲一步可直造其所謂下

界者然吾極其辛苦得至其間彼則又已遁散且兵在山前又無救於彼之横出此二不可不知也

一所在平寇專藉土人惟今廣西則不然方秦寇之起也某村被害訴於閫閫為之調兵已而賊不可追撤軍而去未幾而寇已復至尋仇於所訴之家曰汝敢訴我從而盡殺滅之官不能為之主而適重其荼毒自此應有被

刼者皆不復告官此一類是主人畏賊而不
敢與為敵者也又秦寇所至攫剽財物之外
出其餘以散之貧者善良被害惡少蒙利是
以鄉井閭略無被髮纓冠之義常有幸灾樂
禍之心此一類是土人喜賊而不復與為仇
者也今兩閫會兵而前若無土人嚮導是猶
盲者索途何往而可然由前言之則或平民
畏寇後禍而不欲為我軍之用或惡少以寇

為恩而不樂為我軍之役縱强而驅之未必不首鼠二三陽順官而陰附賊此處最是誤事此三不可不知也

一今日之事全在兩路督捕察前三者之弊各作一策處之必使有以避三者之病然後一舉而得志不然必墮賊計中南方用兵如今日大舉者自有數此行必須如狄武襄之於儂蠻了事而後可已君子作事謀始則籌之

也可不熟而講之也可不精乎

一聞有張虎者石壁嘗遣之將兵幾擒秦孟四甞有張大蟲来我便怕之語若取賊之所怕者表而用之亦破賊膽之一也張虎者近為郭察所劾押下邕管劾用今以鈞閫求之以屬王環衛使之以功補過其人勇悍有餘必能自効此上計也

一令自湖南入昭賀有兩塗一曰全州灌陽自

瀧陽入昭賀皆經縣鎮即近日被擄去處而去秦孟四下界巢頗遠一曰道州永明自永明入昭州界曰平源便是賊巢自平源至下界賊寨連珠相望其去秦孟四巢甚近今兩督捕先合商量打併附和諸賊此却宜以告諭為先告諭之說以為兩路之所誅者惟秦孟四汝曹脅從在不殺之科若得一寨下我軍直是不殺則所謂連珠賊寨必從風而靡

非惟可以離賊之黨因而用之則擒秦孟四或在此徒未可知也但一賊寨來降其中有老幼有財物軍人不免殺戮攫拏此須督捕總統先明秋毫無犯不殺一人之令使降者以我為信則可此收捕之第一機也

一昨來使閫所調不過戍寨二百人又令本司擇將當時頭勢稍輕所以且差桂文政總統桂雖淮將體統不為嚴重故鈐束倍覺費力

向嘗以案鈞聽乞賜改差未蒙垂許今幸王環衛此來即當柚田桂文政盡以其兵付王環衛伏乞鈞照

一高節二百人今在全州灌陽駐劄合係王環衛總統伏乞鈞照

一聞諸軍取十六日戒嚴以行二十後可到衡陽應平寇之說筆舌所不盡者候宇文帥參王環衛相會又得對面較量伏乞鈞照

大使司回

萬里承示循環歷讀之綱目備具公而幾密之周防私而文貌之簡約甚徑便也所當遵而守之

十月十六日報十二日所批畫如後

一来示前四畫備見臨事好謀詳謹之至已即語之帥參計議其至明臺必親從節下求商確也

一所諭張虎者使臺既聞其可用必詳審之矣

但其人為言路所劾朝旨押下邕筦自劾本司若只求之桂閫恐桂閫亦必以申取朝旨為辭且桂閫若知其人可用彼必自取而用之亦應未必肯以與我也但得其能辦此賊則州来在吴猶在楚正不必付王環衛也更唯高明裁之

一行師之道亦須任事者擇利而行當令就節下決所嚮

一抽併桂路分一項軍人付王環衛此具見使司欲使歸一之意却亦須王環衛至使司熟議然後聽使司處分

一高節一項三百人前此係聽使司調用亦合更俟王環衛議之惟使司所處分

右報如前其詳已共帥參計議籌之當以面控也

萬里糊塗書鴉不宜載之於櫝輒次第所為對口占以授替此筆者膚率必在所恕也

十月二十二日

一二十一日宇文帥參王環衛至衡是日留議軍事至三鼓而別二十二日早軍已行

一前此奉大閫之命調戍塞兵四項共二百人令本司擇將本司遂差杜通判督捕桂路分總統此一時也今則大閫調兵千人輟元僚貴將以行與廣兵大為掎角此又一時也以事體論之所合抽回佳路分盡以其兵屬王

環衛又須令杜通判觧督捕職事盡以軍務屬之守文帥參廡幾事權盡屬大閫司存不過奉行旨揮每事無所專輒此則尊大閫之體也而守文丈之来傳諭鈞意與其所以自處一切欲使其與聞其以職事而言則盜賊正屬司存固自無以諉其責但當如廣西章憲之所以自處者章憲但為其憲司之所能為若軍事皆是經閫任之章不與知也今某

自有章憲様子豈敢事事干與犯僭越之誅而宇文丈堅謂長沙去山前迢遞報應不免遲緩恐誤事機必欲凡事從本目予決行又謂鈞意所望正如此其舊出門墻先生待某如子弟某事先生如父師令不自意以一節趍走閫部之内適門戶間有酬應以子弟自命則所當為父師代勞豈所敢辭者然事固有輕重大小難於概言今已與宇文丈斷應

山前文字申到本司在其可以予决不犯專輒者某徑自區處報山前却申大閫照會其有非司存所得擅處者則取鈞筆旨揮如此不失門墻奔走之誼又不失大閫崇重之體所有面與宇文丈講論數項今一一乞鈞旨速作施行

桂路分已牒報從王環衛調用乞作批牌鈞判更劄付桂路分照應庶一切出於閫命而

後事體歸一桂文政只是衡州路分名位尚
小鈞判中或加一權攝名色在路分向上者
以寵之蓋既減其實姑華其名鼓舞之術也
一宇文大自謂以客軍深入實不知地分賊情
苦不容本司觧杜通判督捕職事以為杜文
任事數月講切諳熟今日正要資其用欲以
同督捕處之又道州錢糧倍費支吾山前若
有不繼立見利害須得一人通融於其間則

杜通判其人也此說亦甚有理欲乞徑作批
牌判令杜通判充司督捕職事兼督發錢糧
粮官却望鈞筆襃拂數句庶其樂於趍事赴
功此一大節奏也

一近日道州只供億戍塞二百人錢糧已自斷
續可憂今驟添千餘人劵食支遣小郡氣力
何以堪之若不念其痛痒先與區處將來必
坐困乏闗係不細昨得倉漕書亦閔然及此

不知還可申明朝廷於苗獠內作一道理否

先生寫與都堂必無不從乞鈞照

一山前事體重大臨機喝犒為費不貲恨司存寡薄不能出氣力問之守文丈所攜似少守文丈子細應非妄費者望更那融發下若干就山前準備若無所於用仍是庫中之物守文丈於此甚以為憂而不敢請軍無財士不来軍無賞士不往勝負之微權所係其不敢

不備言之取鈞旨

一應山前事宜凡可以助臨事好謀之槩悉從

大帥參環衛亹亹道之不必以瀆鈞聽者皆

不布於此乞鈞照

大使司回

十月二十九報二十一所批教者畫一如後

一勦暴除兇固在兵力之强尤在心力之一前

此或招或捕議論未一故使此賊得延旦夕

之命今既一於討矣所謂選將調兵餽糧本
司當思一一措置但司存於山前遠而使臺
為近周匝體探量度應酬惟使司協一是望
来示以廣西經略為比非所願聞鄭丙為廣
西憲激厲流人降卒世堅立功贖罪卒擒劇
賊章憲果以是為心前所謂張虎者豈不能
率以自效往往南竄不以是勉章憲耳萬里
楢見胡致堂與張紫巖書云永明之寇未平

桂郴之盜方作帥司兵力不支憲司計無從出未嘗不嘆當時既不强於力又不一於謀致使鼠輩猖獗今官軍氣勢已合我輩心事素孚崇臺可徑予決者毋以迹嫌本司所合施行者却望賜報庶不致久以賊貽中朝之憂幸甚

一杜通判桂路分各以處之兼職見之公移矣師克在和更望嚴賜勉勵總統不總統均是

要立功督捕同督捕均是要敵愾宇文參議
及王環衛之行也萬里嘗以是語之矣
一道州錢糧前已申到已劄令其於有係官錢
内那融應副却與備申朝省出豁又考之前
比例係是運司措辦并告之公朝其申檢亦
已見之公移矣
一宇文總督所携備用錢特司存遣兵之舊比
政恐支遣未敷見議措置樁管俟其申到便

與科撥也

一山前事宜凡有可以運掉扶植者切望徑自

行下總督司等是王事等是僚屬政不必以

本司差官為礙餘有誨日拱俟垂示萬里

十一月初五日

一當來廣西止有秦孟四一伙賊只因稽於勦

捕致上下相挺於是遍昭賀境皆寇今據山

前連日所申則秦孟四已遁杳不知其蹤跡

如近日廣西所報禽毛了頭唐督捕所約夾攻倪崇七桂路分所申打扶靈源寨皆枝葉去處而渠魁則失之矣其前嘗畫稟以此寇必祖故智逃散今乃果然重兵為錢糧所牽無持久之理班師則禍本仍存頓兵則吾力不繼此事大欠結束今宇文帥參王環衛兵此時方至山前且看申來如何

一秦寇實未易驅除若下得細密功夫千百人

亦可取若只持堂堂之陣則高飛遠擧無如之何今廣西既失了秦賊看来諸軍逢一賊村便打遇一賊寨便攻此等相挻脅從却使得招諭前日之所謂招諭乃是姑息之政若兵臨其境告以禍福使降宜有必下之理此時若憒招安之非策只一槩殺去却又欠斟酌主其事在廣西本路又不得而專大閫以為如何

一本路所仇者秦冦耳今兵入廣之後秦不可
蹤跡於是亦不免到一處攻一處恐壞生靈
過多而失吾尋仇於秦賊之意草間狐兎無
盡滅之理大要當去其渠既失其渠所在而
專泛及於其他心甚念之大闇何以處此
一廣西備白劄子所陳牒報本路全州有鹽田
峒秦小九窟穴在其中此事誠有之陳廵檢
者與賊通鹽則未必可信訪聞此峒形如葫

蘆前尖後闊所以秦小九入而據之盖以其地形險巧故寄跡於其間而前後則不擾全州之境賊不欲名兵意將以自存也今亦安知秦孟四不竄其間但其地既有一夫當關萬夫莫前之勢未容輕於進攻須以術而後可破之前日見王環衛申將來乘破竹之勢一掃空之詞氣若容易然凡言語輕率便有取敗之道當一面報山前子細調用仍與全

州土人容議措置若不甚煩兵力尤為上上

策也伏乞鈞照

大使司回

十一月初七日領十一月初五日所批歷備悉本司去

山前遠不若使司去差近所報當得其實一行出師皆

難坐籌隃制向已申諭帥糸及王環衛在行者遇機應

變先申使司一聽行不若一一從本司施行則不貴巧

遲矣王事一家政不必以形迹拘也嗣有當從商確者

即垂示如前所批則高明自了了矣萬里宂不及親染

十一月十八日

一秦寇竟無蹤跡分曉公文中或曰在大明村小明村或曰在大花山或曰在螺溪源南上坪或曰在南團平山白石山脚其說不一已難信憑今得王總統報直謂二十餘日秦孟四全無風路則兩路用兵以來此賊之出沒可謂神矣大槩平賊全要地脚土兵之謂也

令本路以容軍望望而前固已失之廣西為地主而全無地人問探雖東兵甚多要亦徒孟浪耳某前嘗采之南土皆謂秦賊狡猾詭秘之甚見吾强則避之知吾弱則乘之固嘗畫一塵徹鈞聽矣今來出避他所則目下工夫止當探竇秦孟四所在然後可言進計不然泛泛而往果何所為廣西牒報謂湖南兵不當越界深入止宜在兩界上伺候會合殆

有所激而云今已報山前且回兵駐泊湖廣界上一面遣人關會唐督捕探問秦孟四所悶著實若秦賊有的所㪉停有審約方可鼓行而前緣兵在昭賀境内則糧運在路亦不無憂虞偶或為賊所梗立見狼狽是以回師界上乃十分持重之舉亦已語之僉舍戴之公文當必先徹鈞覽不免專輒伏乞鈞察

一廣西昨報本路茂於生事可畏遇人則殺遇

屋則燒遇財則擄此輩素不知紀律所至殘賊可惡已行下杜督捕桂路分嚴與禁戢令續得廣牒以義丁越界深入肆行刼殺大不可令衆庶見只得抽回緣昨來桂路分初遣之時止有二百兵故須義丁為助令使閙調兵既多則亦不須此輩吾運掉自有餘故抽回義丁者所以隨時取中也伏乞鈞照

一扶靈源打寨之舉頓覺泛泛當來本路止於

問罪秦賊朝廷旨揮所討亦秦賊耳諸軍在扶靈源柱費辛苦一番可謂失本旨是役也王總統申來是一說桂分路申來是一說見之宇文帥參照對二將釁已徵不和又義丁乃桂路分所彈壓而廣西累有云云今既抽回義丁則桂路分亦不當更任事已別作稟議名色喚桂路分赴司而其本兵則令成將高成統之一則二將若果不和末流必費處

置不若觧於其徼一則以其不能鈐轄義丁即奪其職亦御諸將之微權也伏乞鈞照

一道州供億委有可憂縁自七月以来郡中已極其刻刷至近日覺運斡之術漸窮雖曰於有管錢米内通融支遣然苗糴亦自無多此豈可動不得已盡指凖為劵米亦無可繼之策若劵錢一項一日須三百千則十日三千緍其何所措畫而可徐守不幸末路當自重

擔秋冬間無日不病此月十二日忽至大故雖有數行馬而其因於憂勞亦云至矣甚可痛念今幸而王守已来數日過從欲脫而去之前日得其肯往約二十四日可交事忽得徐守訃山前生券間斷中間新守未到已前有數日無官主張於是亟差教授護印而以十日軍券責都副吏以私財應副違從軍制此從權甚不得已之行移也今既抽回義丁

約千人既可為道州解小半支吾然尚有千四五百兵留竟上軍券不可謂少須刻不容稽違方来者亦不知所措使閫雖申朝廷從運司應辦然旨揮遲速未可必今合有救急之策不全仰於道州若因循處之則道州必有一日乏絶誤事此時噬臍何濟於難此最關係幸先生深入思慮亟謀所以救此其不勝拳拳

一全州鹽田峒為秦小九所據其峒地形險絶
未易以兵力取昨王總統申来云俟回軍掃
清言之甚易其殊以為未然今得宇文帥參
公文果亦訝其輕發山前得宇文丈以審重
持之亦大濟事此峒中百姓皆耕他人之田
田主皆在峒外秦小九不過寄巢其間峒民
元不随從之為寇儘可從土人上作工夫其
近已得一全州土豪與之計事已畫為三説

或誘或逐或擒於中忽濟焉則禍本拔矣柯
倅赴全州迂道来訪已悉計授之若不動聲
色而集事又羅飛之者安九五也伏乞鈞照

大使司回

十二月二十日荅十八日所批畫於後

一秦賊蹤跡兩路皆不得其的大率擒賊無出
地脚之説此李䕫用李祐取吴元濟之策也
以地分言之廣西督捕司體探為便此中既

出兵會合亦不當專諉其責須是重賞購募土人為之嚮導間探全在軍前審察其人而用之又恐因此反落賊計故不欲見之公移令使司因廣中文移檄回竟上駐劄固便於運餉然若俟廣西的報而後遣兵使其果知秦賊所在則彼欲自取之以為功其肯先聞於我乎回軍竟上以示持重厚募土人以圖進取二說並行計之善者也

一廣西所報義丁越界生事恐或有之但此項義丁元與桂路分所部軍參錯在彼不應縱容如此借使桂路分受欺於其黨杜督捕亦豈得全然不知本司頗疑其説故只行下道州容切契勘或謂廣西以我兵既入彼界連日攻打頗獲賊徒又無軍前申説廣將陳明見賊不捕遂為此説不欲本司兵在彼特借義丁騷擾之名併欲退我師耳蓋在彼則自

欲養寇於我則欲害成或出於此今義丁既

已放散固西人之所欲但恐自此脫有緩急

再調又難惟高明審之

一道州錢粮切切在念且如軍券增支一項本

司已行下總督司於隨軍錢內移文但所憂

者朝廷科降之命猝未得分曉又撥一項錢

赴軍前恐本州或有不繼今總督司與之暫

時挨那支遣近又從司存剗刷别項窠名

少應本州之絶以俟朝廷之命方此降遣已見之公移矣玆承開諭敢詳以聞

一鹽田峒近見軍前所申欲乘破竹之勢談何容易同官唐書記説鹽田雖號曰峒而實非峒其間多是富人所居今秋亦有領舉者只擒秦小九一人政不須如此鄭重令台諭土豪三説已得要領矣

一永明之寇自廣閫易招安之説為會兵之舉

其名甚正且疊承諄諭不容不發兵應之桂
去賊近兵又先發更不俟本軍之至故秦賊
得以逃散今廣兵遇賊不捕本司軍連日攻
打終未得其要領使司檄回境上又抽回桂
路分放散義丁而桂倅自徑回春陵豈逆料
此賊為終不可得故示以班師之漸耶重兵
屯駝不容越境而問可否之機須要早決若
果不可以月日圖當早議撤戍只慮撤戍之

後賊復猖獗則本司有諸處戍寨之例斟酌留兵亦可行也使司去山前稍近事體必所深悉幸細籌之萬里不克親染乞恕

十一月二十六日

一數日前諸處報來事體覈積一則道州以糧道為苦山前謂昭賀路梗宜寄粮於扶靈源口殊覺未便一則我軍連日或打扶靈源或打仲家峒於秦賊不相干而陣亡石損者多

恐攻擊不已或落賊姦非細故也一則義丁不依紀律人衆難於加刑廣西報得既可畏而宇文督軍中來亦去然恐末流猖獗難制一則道州以供億為病覺已窘束不可當如人數可減亦是為道州畧省人數之一端一則王總統與路分所申扶靈源事言語參差見之宇文丈點對覺已有釁昨與師參議以高成易之宜及此時舉行元説所以本司一

畨區處事宜欲諸軍駐界上欲義丁且抽回欲桂路分来稟議此一時也累日不見山前報来繼得歷中鈞批則未以所行為照其退伏自念殊坐專輒方議所以稟承鈞命今得字文帥叅中到則已提兵越昭賀入静江之南團與督捕聲迹相聞矣據備述陳忠所報云南團十八村村老陳伏乞免洗蕩自認捉出秦孟四則是秦孟四已見端的所在村老

既認捉出此即鈞諭所謂地脚者却有可望捕獲之期目今我軍如唐督捕之説與廣軍同在南團西路匝住不容透漏以待村老捉其渠魁是機鋒相凑漸有着落此又一時也即已飛報山前既是唐督捕有明報秦賊有實迹當乗機進取矣

一義丁昨者抽回為在郴賀境生事且前無秦賊可攻故隨時施宜如此今既同大軍深入

靜江見匝住南團賊路則此時亦無緣可以抽回矣已飛報山前盡從便宜調用如仍前生事作過則照元行放散仍十分丁寧頭目極意鈐束以自贖矣

一昨以秦賊無蹤跡檄桂路分赴司稟議面授方略令高成暫總本軍不曾明其有過今覺鈞意亦不欲抽回亦已報桂路分既是山前已見秦賊踪跡不妨乘機集事知未離軍不

須稟議如已在道稟議復任

一以前言之秦孟四杳無風路我軍深入真有未便以今日言之村老既認捉出秦孟四我軍又已得廣西報向前會合獲賊有期班師有漸累月為此憂窘今不得伸眉耳

一杜通判聞徐守之訃篤同官之誼歸理其後事申來云一見新太守即復往山前此時想已離舂陵矣

一準牒報已借道州二萬芝楮二千石米中流一壺為濟不小昨見道州申來謂山前一日支錢二百貫米百石以此數準之使閫所借之錢可支七八日所借之米可支二十日今覺歲前此事須可結束姑以歲前約之尚有三十餘日道州儘有米特錢未有從出使閫所申朝廷從運司應辦若早晚便得回降道州尚庶幾焉

一鹽田峒之事昨已面與柯權郡議以土豪誘之或誘或逐或擒只消得如此措置却未見柯權郡中來容更密叩之

一伏準使閫行下議置寨留屯此乃是湖南防制廣寇之第一策閫全道州邊廣去處無歲不避寇大抵兵來則去兵去則來極以為苦若建寨更戍有數百人常在界上則廣寇無敢復犯湖南此一勞永定之規模非但禦今

日秦寇而已是議也王判官𡊮嘗與董倉漕言之倉漕已見報會王判官到司已與面議見歸道州與王守條畫申来今不待道州有請而使闔計慮已及之此事甚計緊切不論秦寇已獲未獲此一舉乃是湖南永久保障計公文申析甚詳更在鈞意裁處

大使司回

二十九日答二十六日所批畫一於後

一承報軍前所申事與前日規模又異大率兵難險度只得隨機應變使十八村村老果能任責束縛渠賊以來則撤戍可期豈非深望近度此兩日必有捷報尚快聞之亦須密諭山前所認捉出秦寇者是真秦寇乃可

一留屯之議本司固有舊比今詳公移尤為縝密不妨行下道州及宇文總督一面商議庶獲賊之後便可摘留兵將伺其回報又從而

審訂之

一科撥一事已嘗三申公朝至今未準回降見議申催更得使司備道州所申與之申請亦

一助也

一餘說不殊前稟髙明區畫已得其當矣萬里

別已專布

後來先生授將校以計擒秦孟四寇遂平道體堂謹書

文判

宣州勸農文

太守到郡踰月被命造朝辭允不免且旦夕去矣猶以職事得出郊與爾農父老告語一次因記李參政莊簡公名光曾守此土後有一帖云僕頃守宣州今已二十八年東望雙溪疊嶂之勝感嘆而已因見諸父老為祝率勵子弟為士為農仰事俯育為忠為孝戮力以事田疇先時而畢租稅立身揚名以顯父母是所望也李參政去郡已久尚拳拳於宣人如此今太守與爾父老方

比相處遽然去之其拳拳又可知因取李參政之意衍為勸農五詩又别為五詩以寓戒酌酒與爾父老誦之爾父老其以轉語鄉曲子弟能從吾戒而不為惡即能從吾勸而為善矣他日太守在他所遇宣人来必問曰爾父老安否爾農曾從吾勸戒否爾等尚勉旃以副太守去後之思

第一勸爾勤耕作布種及時休落魄惟有耡頭不悞人飽食暖衣良快樂

第二勸爾行孝弟敬重爺娘比天地前人做樣
後人看滴滴相承簷溜水
第三勸爾勤教子有子讀書家道起若還飽暖
不知書十萬莊田不禁使
第四勸爾常修善糶米救荒極方便但從心上
做陰功管取兒孫多貴顯
第五勸爾了王租莫教人喚作頑都年年早納
早收鈔那有公人來吽呼

第一戒爾莫妄狀須知官府難欺誑從来反坐

有專條重者徒流輕者杖

第二戒爾莫避役既有田園那避得今朝經漕

明朝倉到底費錢又何益

第三戒爾莫拒追擔刀使棒欲何為有事到官

猶可說殺人償命悔時遲

第四戒爾莫无頼故殺子孫罪名大縱逃人禍

有天刑害人不得翻自害

第五戒爾莫奪路做賊不休終敗露斬斫徒配

此中来能得幾錢受此苦

湖南憲司咸淳九年隆冬䟽决批牌判

本司照朝省指揮見以隆冬委官諸州縣䟽决凡情輕當放釋者從所委官逐名點對取判施行其有情理重惡累經䟽决及恩赦不原而手足未經槌折膂力正自精强者與其幽囚於牢栅之中駸尋而死不若驅於極邊被堅執鋭庶幾死中求生此一種人請所委官令項

分刷作一狀指實申來以憑喚上赴司審視發往荆蜀淮海古之强兵猛將得之於盜賊髡囚者正自不少此亦推明國家忠厚之一事也取各官遵稟申

斷配典吏侯必隆判

近世以來天下以吏奸為病士大夫臨事惴惴然惟恐吏之欺已馭之以束濕事無大小一切以法繩之當職以為不必立的無罪不必尋有罪不必恕為得之矣本司諸吏頗似謹畏從前固有違慢者當職諒其不及每

每止於薄懲爾輩非但不敢欺直不忍欺可也倏必隆何為者輒敢於呈押之時脫套花字於行移之後揍掇公文顯然面謾行其胸臆此非先有無忌憚之心而後動於惡乎送之有司自稱為無他情弊殊不思情莫惡於脫套弊莫大於揍掇豈必計囑取受而後謂之情弊哉看来此吏於諸吏中頗機警而膽最大以小人之小有才不施之於奉公而施之於罔上若以姑息行之留此人在案中將来必為司存無窮之蠹矧所犯關係臺

綱雖欲恕之不可得也候必隆决脊杖十五剌配千里州軍本當更槌碎右指以為箱紙尾作弊者之戒姑以贓狀未明特免斷訖長枷臺前五日押發仍牓

委僉幕審問楊小三死事批牌判

使職一日斷一辟事今日看楊小三身死一欵看頗不入不能無疑一則當来無大緊要驟有謀殺似不近人情二則殺人無證只據三人自說取安知不是揑合三則捉發之初乃因楊小三揣摩而訴三名何為三名恰

皆是凶身似不入官信令文字已圓只爭一行字則死者配者一成而不可變矣今仰僉廳一看此款晝夜入獄喚三名一問若問得果無翻異明日便斷如囚口有不然只得又就此上平反文字是密封來忽然而往人所不覺則囚口得矣

平反楊小三死事判

律諸謀殺人已殺者斬從而加功者絞又律故殺人者斬又律諸同謀共毆傷人者各以下手重者為重罪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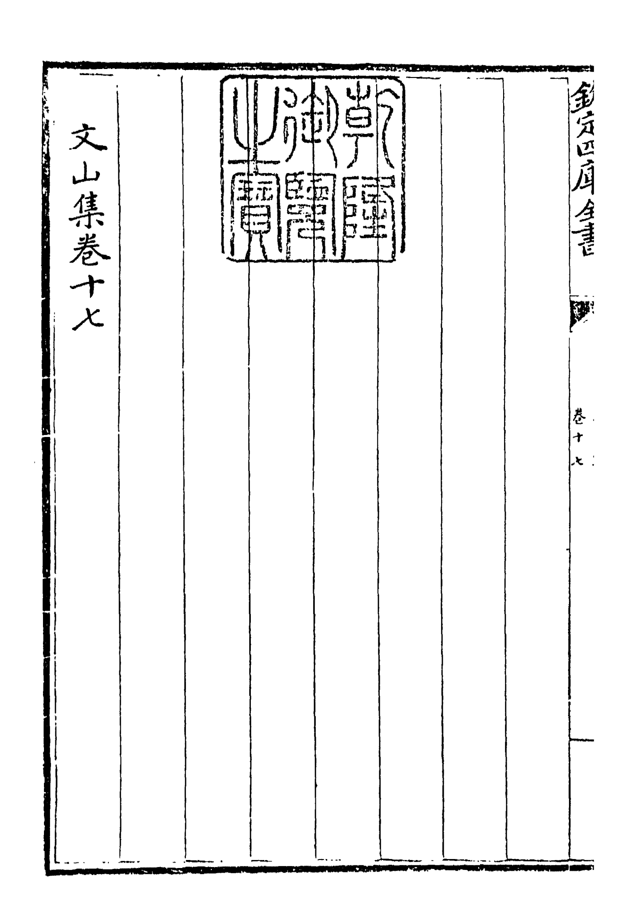
謀減一等從者又減一等至死者隨所因為重罪今楊小三之死也施念一捽其胸塞其口顔小三斧其脇羅小六擊其吭其慘甚矣再三差官審究則三人者於楊小三元無深忿特其積怨之深故伺其間而共捶打之則謂之同謀共毆至死宜不在謀殺之例顔小三者施斧於脇肋之間為致命是下手重者也然其不用斧之鋒而止以斧腦行打是殆非甚有殺心者羅小六雖不加之以縊楊小三亦必以肋斷致死然始也謀毆之終

也遂緼之是其心處以必死非獨下手重而已是故以下手論之顔小三之先傷要害當得重罪以誅心論之羅小六獨坐故殺不止加功准法皆當處死以該咸淳八年明禋霈恩特引貸命顔小三羅小六各决脊杖二十刺配廣南遠惡州軍施念一於同謀為元謀於下手為從合减一等决脊杖十七刺配千里州軍牒州照斷訖申

門示茶陵周上舍為訴劉權縣事判

孟子曰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横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此君子處已法度也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子貢曰禮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居鄉法度也今茶陵劉權縣申周監稅父子為豪强把持且謂不法不可枚舉必非無故而為之辭者使周監稅父子果善人也則曰我無是事何恤人言闗門遠嫌人誰得以瞷我如此則處已居鄉皆得之矣今因權縣所申周上舍不勝其忿訐其短以相攻

擊一則曰劉某二則曰劉某自反之君子肯然乎不非其大夫當如是乎抑大學曰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併備詞帖劉權縣果如所訴則宜盡與改更布過失於境內洗手以勤公砥行以為政如此而盜賊不畏威豪强不屏迹吾不信也仍門示周上舍宜知自愛



文山集卷十七